

她是如何做到的

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英] 爱丽森·皮尔森 (Allison Pearson) / 著

刘丰瑜 / 译



[英] 爱丽森·皮尔森 (Allison Pearson) 著

刘丰瑜 译

她是 如何 做到的

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是如何做到的 / (英) 爱丽森·皮尔森著; 刘丰

瑜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0

书名原文: 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ISBN 978-7-5086-9367-5

I. ①她... II. ①爱...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7585号

Copyright © 2002 by Allison Pear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ters Fraser and Dunlop Ltd.

through The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她是如何做到的

著者: [英] 爱丽森·皮尔森

译者: 刘丰瑜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5 字数: 342千字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665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9367-5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献给，我爱的埃维。

汽车的轮子向前转啊转
转啊转，转啊转
汽车的轮子向前转啊转
一整天不停歇

车上的宝宝“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
车上的宝宝“哇哇哇”
一整天不停歇

车上的妈妈“嘘嘘嘘”
“嘘嘘嘘”“嘘嘘嘘”
车上的妈妈“嘘嘘嘘”
一整天不停歇

Contents

目录

Part 1

第一部分

1	家	003
2	上班	014
3	快乐假期	045
4	圣诞日	061
5	节礼日	068
6	母性法庭	080

Part 2

第二部分

7	新年快乐	087
8	出牙的烦恼	101
9	与杰克的首次会面	119
10	生日	127
11	是理由，不是需求	137
12	又见父亲	147
13	购物	158
14	期中假	170

Part 3

第三部分

15	鸽子	185
16	决赛	198
17	日日夜夜	213
18	母性法庭	228
19	爱情、谎言、红手印	231
20	往日情怀	243
21	星期日	260
22	代价是多少?	267
23	复活节	275
24	“凯”旋归来	284
25	返校日	290
26	一位母亲之死	296
27	变心	307
28	母亲看到了什么?	313
29	超市购物	317
30	小脚丫“啪哒啪哒”	331
31	保姆危机	344
32	我回来得太快了	362
33	笔记	370
34	母亲的家	381
35	没有答案	399

36	圈套	412
37	与罗宾的午餐	421
38	人生的瀑布	430
39	尾声	439
40	母性法庭	447
41	宝贝，是你	450

尾声：凯特之后又做了什么？ 453

致谢 464

Part 1

第一部分

1

家

*** 凌晨 1 时 37 分 ***

我怎么到这儿来的？有谁能告诉我？我问的不是到厨房，而是到这场人生中。今天是学校举办圣诞颂歌音乐会的日子，而我却在这里碾肉馅饼。不，准确地说，应该是蹂躏——过程微妙，耗时耗力，绝对是一项技术活。

拆掉塞恩斯伯里超市的奢华包装后，我把馅饼从锡纸杯中抠出来，放到菜板上，用擀面杖碾压这一个个无辜的、软绵绵的“圆脸”。相信我，这个过程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用力敲的话，饼边就会像胖夫人行屈膝礼时那外展的裙子一样，被碾压得四处外翻，里面的肉馅儿也会随即溢出来。但如果用力向下按——大概是碾死一只甲壳虫的力度——饼就会如山崩一般，脆裂掉渣，看起来倒有了几分“家庭手工制作”的亲切感。“家庭手工制作”就是我要的效果。家给人归属感；家里有亲爱的妈妈为孩子们做饭。

我做这么个破事，就是因为艾米丽 10 天前从学校带回来的一封信。那封信现在被一个亮闪闪的冰箱贴压在冰箱门上。信上问：“父母可否自愿为圣诞派对提供一些合适的节日点心!!!”圣诞派对通常被安排在颂歌唱完之后。信是打印的，颜色是浆果的那种红色。信的底部有恩普森女士的签名，旁边画着个雪人，雪人头戴学位帽，羞涩地咧嘴笑着。但请不要觉得这封信的语气很随意，也千万别觉得感叹号亲切！真的不要！学校的信就像是密电文，真实的信息如此狡猾地隐藏在文本中，好似只有布莱切利园¹的解码员或是处于失眠晚期、充满内疚感的女人才能破解。

首先，拿“父母”这个词来说吧。他们真正想表达而且事实上表达的就是“母亲”。（在处理学校来信的时候，有哪位父亲是不让妻子代劳的？理论上讲，我认为，父亲也可能会看学校的来信，但他看的那封信应该是一份派对邀请函，而且是一个至少在 10 天前就已经举行过的派对的邀请函。）那么，“自愿”这个词又怎么说呢？它其实是一种教导性的婉转表达，而本意却是：你的孩子能不能上理想的学校，可全看你怎么做了！至于“提供一些适当的节日点心”，这绝对不是去超市随便买买就能对付过去的！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那要回到 1974 年，我的母亲和弗里达·戴维斯女士交换眼神时的情景。在收获节²上，一个穿着土灰绿色派克大衣

1 布莱切利园，又称 X 电台，二战期间英国政府进行密码解读的主要地方。——译者注

2 收获节，在英国，每逢丰收之后，农民们都会用刚收割的麦子做成面包送去当地教堂做早餐面包。学校或教堂倡导人们拿出家里的食物分给更需要的人，以此表达希望“丰收”传播出去的含义。——编者注

的小男孩走近祭坛，他拿着一个鞋盒，里面装着两罐莉比的边桃¹罐头。那种眼神实在是令人难忘，似乎是在遗憾地表达着：这是怎么当妈的，竟然让孩子拿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庆祝感恩上帝的慷慨，上帝想要的明明是一个玻璃纸包装的水果篮，或者是一个麻花面包。弗里达·戴维斯的麻花面包就像是用莱茵少女那浓密的头发编的辫子，甚至都可以让她的双胞胎拿去测量教堂的长度了。

“瞧见了吧，凯瑟琳。”戴维斯女士说着用鼻子对茶点吭了一声以表达不满。“你母亲和我都是愿意花心思的人。相比之下，就有了那种，”她长长地嗤了一声，“不去花心思的人。”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谁——偷工减料的女人。即便在1974年，这不美好的字眼就已经瞄准了上班族母亲这个群体。她们因穿裤装而被指指点点，甚至有人称她们允许孩子在天没黑时就看电视。这些负面言论像是窗帘盒上扫不尽的灰尘，笼罩着这些女人。

所以，不难想象，尽管我小时候还不懂女人是什么意思，却已经知道世界上的女人分为两类：称职的母亲为一类，她们甘于奉献，每天都忙于做苹果派、清理洗衣机等家务；剩下的则为另一类。到了35岁时，我已完全确定了自己属于哪一类。从我在12月13号，也就是今天凌晨时分所做的事情来看——用擀面杖擀馅饼，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是从超市买来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女人过去常常将时间花在做馅饼这类事上，然后在性高潮上伪装自己，但我们现在要伪造

1 边桃，果肉依附于果核上的桃子。吃它的时候很困难，不容易把果肉完整地剥下来。——译者注

的是这些馅饼。人们称这种转变为“发展”。

“真是见鬼！葆拉把筛子放到哪儿去了？”

“凯特，你在干什么？现在才凌晨2点。”

理查德睡眠惺忪地站在厨房门口。他穿着从杰明街买来的、不知洗了多少次的睡衣，表面起球的程度和婴儿连体衣差不多。理查德极具英式的理性，带着些许善良。我的美国同事坎迪曾说他是个人十足的慢性子。他在一家环保建筑公司上班。目前这家公司的运营步调已经处于一种近乎停滞的状态。哪怕是倒个垃圾桶，理查德也会花上半个小时。而他还总是告诉我，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凯特。你看起来就像是游乐场里的那个……那玩意儿叫什么来着？就是人在里面吓得鬼哭狼嚎，可它还在该死的转个不停的那个？”

“离心力作用。”

“这我知道。我是说人们坐的那个东西叫什么？”

“不清楚，‘死亡之墙’¹？”

“对，就是它。”

我明白他的意思。放心，我不至于那么蠢，我知道生活中有许多东西远远比半夜压馅饼更为重要。更何况，这活实在累人，就好像在死海中潜水，让人精疲力竭，甚至感到窒息。说实话，艾米丽出生后我就没有轻松过。5年来，我走到哪都觉得昏昏沉沉，没睡过一个好觉。

1 死亡之墙，游乐场里的一种娱乐设施，启动后如过山车一样转得飞快，给人以刺激感。——译者注

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今天下午去学校，毫无愧疚感地将从超市买来的精良肉馅饼拿去作为节日庆典的点心？那么，除了“从不露面的母亲”和“脾气暴躁的母亲”以外，艾米丽还可以叫我“不花心思的母亲”。20年以后，当我的女儿因为在白金汉宫企图绑架女王而被捕的时候，报道该案子的新闻里会有一段犯罪心理学家的分析：“艾米丽·沙托克的心理问题应追溯到她学生时代的一次圣诞颂歌音乐会。当时，那个在她人生中如阴影般存在的母亲使她在全班同学面前蒙羞。”

“凯特？想什么呢？”

“我需要筛子，理查德。”

“干什么用？”

“给馅饼表面撒糖霜啊。”

“你做这个干什么？”

“因为这饼现在看起来颜色太过均匀，学校肯定会知道不是我亲手做的。”

理查德慢慢地眨了一下眼睛，就好像看到了斯坦·劳莱在他的喜剧片里又惹了什么麻烦一样。“我不是在问为什么撒糖霜，我是问你为什么做这个？凯特，你没问题吧？你从美国回来还不到3个小时。没人要求你为圣诞派对提供什么的。”

“我倒希望如此。”没想到我语气里的愤懑竟是如此明显，理查德显得有些退却，“那么，葆拉到底把筛子藏到哪儿去了？”

突然间，理查德显得如此苍老。我丈夫眉宇间那感叹号一样的抬头纹，在不经意间竟加深延展成了“五线谱”。我亲爱的、有趣的理

查德，他曾经看我的眼神如电影《大出意外》中丹尼斯看艾伦一样深情。然而，经过13年相互尊重支持的婚姻生活，他现在看我就像吸烟的小狗看医学研究员一样：虽然它知道为了人类进步可能需要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但还是想请求被释放。

“别喊了，”他叹了口气，“他们会被吵醒的。”说着他用穿着条纹睡衣的胳膊向楼上孩子们睡觉的地方指了指。“筛子就在微波炉旁边的抽屉里，不是葆拉藏的。凯特，你不能把什么事都赖在她头上。”

“不对，是在这个橱柜里。”

“从去年开始就不在那里了。过来睡觉吧，亲爱的，离你起床的时间就剩5个小时了。”

看着理查德走上楼，我很希望能和他一块，但我不能放任厨房乱成这个样子而不管。反正我是做不到。这里看上去就像刚经历过剧烈打斗：零零碎碎的乐高积木散落得到处都是；几个缺胳膊少腿的芭比娃娃被摆在格纹毯子周围在吃野餐过家家；条毯子上面还残留着8月份去樱草山时沾上的草和泥土；蔬菜架子后面的地板上堆着一小撮葡萄干，我敢打赌，在我去机场的那天早上我就看见它们在那儿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屋里倒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往花园去的门旁边，那张松木桌上的大玻璃碗里多了几个苹果。可谁也没想着把碗里原来放着的坏掉的水果先扔掉。被压着的梨子已经开始渗出树脂般的黄色黏液。我把它们一个个拣出来扔掉时，触碰腐烂果肉的感觉简直让人浑身发颤。我把碗洗净擦干，将蹭在苹果上的黄色液体仔仔细细擦掉后，又把它们一个个放了回去。整个过程大概花了我7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开始擦不锈钢台面上撒的糖霜，可总是能闻到一股恶心的气味

儿。我一闻抹布，就像是泡过死花的水一样，甜腻中混着作呕的臭气，里面有多少细菌想都不敢想。抹布已经恶心到了这般地步，家里就没人想过把它给扔了？

垃圾桶已经满得快要溢出来了，我硬是把抹布又给塞了进去。接着，我打开水槽下面的柜子，准备找块新的。可没有新的。这也难怪。凯特，你这段时间又不在家，没人去买新的。无奈之下，我只能从垃圾桶里把那块抹布拣出来，浸在热水里，又往里放了少量杀菌剂。现在，我还要做的就是将艾米丽的翅膀和光环拿出来，她起床后要带去学校。

我关了灯，正准备上楼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件不妙的事：如果葆拉看见垃圾桶里有塞恩斯伯里超市标识的袋子，她就会将我买超市现成品来作假的事到处宣扬。想想就恐怖。我把包装纸从垃圾桶里拣出来，用昨天的废报纸把它卷起来，伸直胳膊拎着这一大坨纸去了前门。我站在门外往左右看了看，确定周围没人后，把东西塞进了门前的黑色大垃圾袋里。证据都销毁了，总算可以上楼去睡觉了。

正值 12 月，透过落地窗外蒙蒙的雾气，可以看见一弯新月正惬意地斜躺在伦敦上空。月亮每个月也要休息一次吧。我说的当然是生活在月亮上的男人。如果那上面住的是女人的话，就肯定是忙得永远没有时间歇脚。会是这样吗？

我不慌不忙地刷了牙。我计算着每个牙齿刷 20 秒。如果我花在浴室里的时间长一些，理查德就会睡着，也就不会跟我做爱了。不用做爱的话，早上就省去了洗澡的麻烦。要是不用洗澡，我就有空去查收电子邮件——出差的这几天，肯定攒了一大堆未读邮件。我甚至还